



# 人间喜剧

〔美〕威廉·萨洛扬著

# 人 间 喜 剧

〔美〕 威廉·萨洛扬 著

周渭海 贺天同译 张禹九校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William Saroyan  
**THE HUMAN COMEDY**

根据 Lowe and Brydone Ltd, London 版本译出

**人 间 喜 剧**

〔美〕威廉·萨洛扬 著  
周渭渔 贺天同 译  
张 禹 九 校  
责任编辑：刘跃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8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7.5 印数，1—21,500

统一书号，10109·1670 定价，0.76元

## 目 录

一 尤利塞斯.....	( 1 )
二 霍默.....	( 4 )
三 电报局.....	( 6 )
四 全世界崇敬我.....	( 14 )
五 各走各的路.....	( 19 )
六 为格罗根先生唱支歌.....	( 24 )
七 若是消息传来.....	( 27 )
八 光临我们的餐桌吧，主啊.....	( 31 )
九 兔子躲在这一带.....	( 39 )
十 古代史.....	( 43 )
十一 关于人鼻子的演说.....	( 53 )
十二 二百二十码低栏赛.....	( 57 )
十三 天哪，捕捉机，捕捉机！.....	( 67 )
十四 黛安娜.....	( 80 )
十五 拐角上的姑娘.....	( 87 )
十六 我再次送你回家.....	( 92 )
十七 三个士兵.....	( 95 )
十八 格罗根先生谈争斗.....	(104)
十九 妈妈留念爱子敬赠.....	(108)
二十 你倒霉，我不管.....	(111)
二十一 世界更美人更好.....	(113)
二十二 愿今日阳光灿烂.....	(118)
二十三 死神啊，别闯到伊萨卡去.....	(129)

二十四	杏树.....	(133)
二十五	愿你快乐.....	(139)
二十六	苦水流不尽.....	(149)
二十七	奇妙的错事.....	(153)
二十八	图书馆.....	(159)
二十九	女子演讲俱乐部.....	(164)
三十	贝特尔旅馆.....	(171)
三十一	麦肯罗先生.....	(175)
三十二	上帝保佑我.....	(187)
三十三	马库斯的来信.....	(197)
三十四	吻你.....	(204)
三十五	狮子的笑声.....	(209)
三十六	树与人.....	(214)
三十七	伊萨卡，我的伊萨卡！.....	(217)
三十八	恨转瞬即逝 爱永世长存.....	(220)
三十九	似曾相识燕归来.....	(228)



## 一、尤利塞斯

小男孩叫尤利塞斯·麦考利，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亚州伊萨卡的圣克拉拉大街。有一天，他在屋子后院监视新打的地鼠洞口。洞里的地鼠垒起湿漉漉的脏土，窥视着这个肯定是陌生人但也许不是敌人的男孩。尤利塞斯还没把这件新奇事玩赏够，伊萨卡的一只小鸟飞进后院的那棵老胡桃树，落在一根树枝上，叽叽喳喳地欢叫起来，一下就把他的注意力从地下吸引到树上来了。更有趣的是，紧接着有一列货车喷着气噗嗤噗嗤地由远方隆隆驶来。小男孩静听着，感到脚下的大地随着火车的奔驰在颤动。他拔脚就跑，（他似乎觉得）

跑得比什么都快。

等他跑到叉道口，正好赶上看见整列火车开过去，从车头到最后一节守车全都看见了。他向司机挥手，但司机没有向他答礼。他向车上另外五个人挥手，谁也没理他。他们本来应该向他挥挥手的，却没有挥手。终于出现了一个黑人，他靠在一节敞车边上。尤利塞斯听到他在唱歌，歌声盖过了火车的隆隆声。

别哭，今天别再哭，姑娘，  
我们要为肯塔基故乡歌唱，  
为遥远的肯塔基故乡歌唱。

尤利塞斯也向黑人挥手，随之出现了一件令人惊奇而又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个黑皮肤、与那些人不同的人竟向他挥手了，还喊道：“我回家，孩子——回老家去呀！”

小男孩与黑人彼此频频招手，直到看不见列车的踪影。

尤利塞斯环顾四周。周围是他生活的小天地，依然有趣、寂静。这是个生疏、野草丛生、破旧、奇异、没有知觉但又美丽的世界。小路上走来一位老人，肩上背着一个卷着的包裹。尤利塞斯也向他挥手打招呼，但是老人太老了，太累了，对一个小孩的友好表示也就没当一回事。老人瞟了尤利塞斯一眼，好似他们俩都已麻木不仁。

小男孩慢慢转身回家。他走着，依然听见列车开过去的轰轰声，黑人的歌声，还有那令人欢欣的话！“我回家，孩子——回老家去呀！”他停下，在一棵大树旁溜达，踢踢那些又黄又有臭味的落在地上的果子，心中在回味刚才发生

的一切。不一会儿，他笑了，那是麦考利一家人所特有的笑——一种对万事都表示“行”的温厚、聪明、奥妙的笑。

他拐了弯，望见自己的家，蹦蹦跳跳，高兴得要命。这一高兴，结果绊了一跤，可是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往家走去。

他妈妈在院子里喂鸡。他摔倒，爬起来，又跳着走，她全瞧见了。尤利塞斯赶紧悄悄地站在妈妈身边，又到鸡窝里找蛋。窝里有一个蛋。他看了一眼，把蛋捡起来，送到妈妈跟前，并且非常小心地交给妈妈。他那举止神情，大人猜不透，小孩说不清。





## 二、霍 默

尤利塞斯的哥哥霍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自行车同乡间的泥路英勇搏斗。霍默身上的邮差上衣太大，头上的帽子又太小。夕阳渐渐西下，黄昏宁静，象熟睡了一般。这宁静是伊萨卡人深深珍惜的。他周围到处都是扎根在古老的加利福尼亚土地中的果园和葡萄园。霍默虽然骑得飞快，丝毫也不会放过这地方的美景。瞧这儿！他不停地叫自己看大地，看树木，看太阳，看青草，看云彩。再瞧那儿，呃？霍默骑车的优美姿势装点了景色，为了配合这优美的姿势，他高声唱着一支乐曲——简朴、抒情而又滑稽。他心中的这场歌剧的

主旋律由乐队的弦乐取代，接着加进了他母亲的竖琴和他姐姐仄丝的钢琴，最后还增添了手风琴，来了个全家大合奏。这美好的音乐既使人欢乐又叫人忧郁，因为霍默没有忘记他的哥哥马库斯。

有三个怪东西轰隆隆掠过天空，这轰声一响，霍默的乐曲早就没影儿了。他抬头去看，连人带车摔进了干涸的小沟里。是飞机，他自言自语地说。农家的一条狗猛地跑来，带着自命不凡的神气吠叫，就象捎信的人直叫喊。霍默却不管要捎什么，只转身去逗狗：“汪！汪！”他又骑上车，上路了。

快骑到伊萨卡镇住宅区的时候，他经过一块牌子而没有看它，牌子上写道：

加利福尼亚 伊萨卡  
作客固佳——在家更好  
欢迎生客光临

来到第二个拐角处，他停下，望见一长列载满士兵的军车徐徐驶过。霍默向士兵们致敬，正如他弟弟尤利塞斯朝火车司机和流动工人们挥手一样。好些士兵都向这位邮差回礼。为什么不呢？他们懂得什么呢？



### 三、电报局

霍默最后赶到电报局门前时，伊萨卡已是暮色苍茫。柜窗里的钟是七点零两分。他看见电报局主任斯潘格勒在里面点一份电报的字数。这份电报是一个看样子很累、心情不安的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刚交给他的。霍默走进办公室，听斯潘格勒先生同那个小青年谈话。

“十四个字<sup>①</sup>，由收报人付款，”说着，斯潘格勒瞥了他一眼。“没钱花了，是吗？”

小青年一时回不上话，立即说：“对，先生。没钱了。不过我母亲会寄足够的钱给我回家的。”

“是啊，”斯潘格勒说。“你去过哪儿呀？”

<sup>①</sup>这里是指四个英文字。——编者注

“哪儿也没去过，”男孩说。他咳嗽起来。“要过多久我母亲才能收到电报？”

“唉，”斯潘格勒说，“东部这会儿已很晚了。深更半夜弄到钱有时很不容易，我马上替你发出去就是。”斯潘格勒不再看男孩一眼就去摸口袋，掏出一把小硬币、一张钞票和一个煮得很老的蛋。

“拿去，”他说，“也许用得着。”他把钱递给小青年。“等你母亲把钱寄来了，再还给我，”他说。他指着蛋。“这是我七天以前在一家酒吧间捡到的。真走运。”

小青年望着钱。“这是干吗？”他说。

“没啥，”斯潘格勒说。

“谢谢您，”小青年说。他停了一下，又惊又窘。

“谢谢您，”他又一次道谢，然后匆匆走出电报局。

斯潘格勒把电报交给报务长兼夜班报务员威廉·格罗根。“电报费已付，发吧，威利<sup>①</sup>，”他说。“是我付的。”

格罗根先生手按“小虫”<sup>②</sup>，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开始发报，嗒嗒嗒嗒。

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比特尔街第1874号玛格丽特·斯特里克曼太太：

亲爱的妈，请电汇三十美元。想回家。我很好。一切均好。

约翰

霍默·麦考利朝放电报的桌子仔细瞧瞧：有没有电报要

①威利是威廉的简称。

②“小虫”是指机械。

送，有没有发来的呼号要接。斯潘格勒先生不动声色地、着迷地注视着他，然后对他讲话。

“当邮差，喜欢吗？”他说。

“喜欢？”霍默说。“我喜欢。干这一行比什么都好。您一定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您一定到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地方。”

“对，”斯潘格勒说。他停了一下，走近望着男孩。“您昨晚睡得怎么样？”

“挺好，”霍默说。“我累极了，可睡得挺香。”

“今天在学校睡了午睡没有？”

“睡了一会儿。”

“上的什么课？”

“古代史。”

“体育活动呢？”斯潘格勒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送电报，不能参加体育活动，行不行？”

“我参加的，”霍默说。“我们天天都有一节体育课。”

“是吗？”斯潘格勒说。“我过去上伊萨卡中学的时候，老是参加二百二十码低栏赛跑，还是这河谷区的冠军呐。”电报局主任停一停，又说：“你真的喜欢这工作吗？”

“我要成为局里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邮差。”霍默说。

“好，”斯潘格勒说。“可别累坏了——走路别太快。送电报要迅速，可别太快。待人要有礼貌——坐电梯要脱帽，最最要紧的是，一封电报也不能丢。”

“是的，先生。”

“上夜班和上日班不同，”斯潘格勒接着说。“到唐人街（中国城）、到偏僻地方送电报是怪吓人的——唷，可别让

这些把你吓坏了。人总归是人嘛。别怕他们。你多大啦？”

霍默哽了一下，说：“十六岁。”

“这我知道，”斯潘格勒说。“你昨天讲过了。不够年龄的小孩我们是不雇用的，起码得十六岁。不过我想过，好歹还是让你试试。你到底多大啦？”

“十四岁，”霍默说。

“哦，”斯潘格勒说，“再过两年你才满十六岁哩。”

“对，先生，”霍默说。

“你要是有什么事不明白，”斯潘格勒说，“就来找我吧。”

“好的，先生，”霍默说。他停了片刻。“要唱的电报怎么办呢？”

“那没什么，”斯潘格勒说。“这种电报，我们很少。你的嗓子不是挺好吗？”

“我以前老在伊萨卡的第一长老会主日学校唱歌。”霍默说。

“好哇，”斯潘格勒说。“要有唱的电报正好就要你这样的嗓子。比方说，我们给坐在那儿的格罗先生发个电报，祝贺他的生日，你怎么唱啊？”

霍默走到格罗根先生的身旁唱道：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亲爱的格罗根，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你，”格罗根先生说。

“你唱得真棒，”斯潘格勒对霍默说，“可你不该说‘亲爱的格罗根’，要说‘亲爱的格罗根先生’。你一周挣十五美元准备怎么花？”

“都给我妈妈，”霍默说。

“对，”斯潘格勒说。“从现在起你就算是上班了——要扎扎实实地干。你已是本机关的一员了，遇事要留神看，细心听，眼要尖，耳要灵。”电报局主任毫无目标地向远处望了一下，然后说：“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呀？”

“前途？”霍默说。他有点窘，因为他的生活就是成天地为安排前途而奔波，哪怕仅仅是为了第二天的前途。

“哎，”他说，“我说不上，不过我想有一天能够成器。或许是作曲家，或许是别的什么大人物——总有这么一天的。”

“好样的，”斯潘格勒说，“就从这儿起步。你周围处处都是音乐——真正的音乐——直接来自世界——直接来自人民心灵的音乐。你听见发报机的机键声音没有？多美的音乐啊！”

“是的，先生，”霍默说。

斯潘格勒突然说道：“你知道百老汇大街上的查特顿面包店在哪儿吗？给你两角五分，去替我买两块隔天的馅儿饼——带苹果酱和椰子干酪的。两角五分钱买两块。”

“好的，先生，”霍默说。他接过斯潘格勒递给他的钱连忙跑出办公室。斯潘格勒目送着他，恍恍惚惚地坠入悠闲、愉快、怀旧的梦乡。他从梦中清醒过来以后，便转身向报务员问道：“你觉得霍默怎么样？”

“他是个好孩子，”格罗根先生说。

“我看是个好孩子，”斯潘格勒说。“他出生在圣克拉拉街上一个贫穷的好家庭。父亲去世了。大哥在军队里。母亲到了夏天在食品加工厂干活。姐姐上州立大学。他干活还不到年龄，差两岁。就这些。”

“我可是超龄两岁啦，”格罗根先生说。“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斯潘格勒从桌旁站起来。“你有事要找我，”他说，“我在科贝特酒店。馅儿饼，你们俩分着吃吧——”这时，霍默拿着两块包好了的馅儿饼跑进来，斯潘格勒没有说下去，目不转睛地愣住了。

“再问你一声，你叫什么来着？”斯潘格勒近乎在嚷。

“霍默·麦考利，”霍默说。

电报局主任用胳膊搂住这位新邮差。“好，好，霍默·麦考利，”他说。“局里就要你这样的夜班人员。你可能是这圣乔昆河谷区跑得最快的小家伙吧。你将来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大人物的——只要你活着。所以你得好好活下去。”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而霍默竭力想弄懂他这番话的含义。

“来，孩子，”格罗根先生说，“吃馅儿饼。”

霍默把馅儿饼搁在格罗根先生身边的桌上。格罗根先生接着说。“霍默·麦考利，”他说，“我叫威廉·格罗根。我已经六十七岁，可大伙儿还是叫我威利。我是旧时的报务员，世界上最后一批中的一个了。我也是局里的夜班报务长。我充满着往日奇妙的人生的回忆。我也饿了。这些带苹果酱和椰子干酪的馅儿饼，我们共享吧。从现在起，我就是朋友了。”

“嗯，先生，”霍默说。



老报务员将一块饼掰成四片，他们开始吃椰子干酪。

“我偶尔，”格罗根先生说，“要请你替我跑跑腿，陪我唱唱歌，跟我坐着聊聊天，要是喝醉了，还想得到你的深切体贴，而这种体贴是无法从过了十二岁的人那儿得到的。你多大啦？”

“十四岁，”霍默说，“可我挺能体贴人的。”

“很好，”格罗根先生说。“我信得过你。在局里，我每晚都指望你帮我履行职责。你要是推不醒我，就朝我脸上泼冷水——紧接着就来一杯科贝特酒店的滚热浓咖啡。”

“好的，先生，”霍默说。

“可是在街上，”格罗根先生接着说，“那办法就不同了。如果你看见我烂醉如泥，你从我身旁走过时要向我问好，可不要提起我的醉酒的幸福。我这个人多愁善感，不愿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

“在局里，用冷水和咖啡，”霍默说。“在街上，就向您问好。知道了，先生。”

格罗根先生满嘴都是椰子干酪，接着问道：“你说，等仗打完了，这世界会好些吗？”

霍默想了想，说：“会好些的，先生。”

“你爱吃椰子干酪吗？”格罗根先生问。

“爱吃，先生，”霍默说。

电报机匣嗒嗒地响了。格罗根先生回了呼号，坐在打字机旁，可他还在往下谈。“我也爱吃椰子干酪，”他说。

“也爱音乐，特别爱唱歌。我偶然听你讲过你从前在主日学校唱过歌。我一面打这封从华盛顿特区发来的电报，一面请你唱支主日学校的歌吧。”